

後漢書集解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後漢書三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守貞賢注

王先謙集解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河南人與此異

高祖父解

前書云解

字分伯河內軼人徙茂陵也集解何焯曰解已族安得有後范之疏至此周壽昌曰云族乃一時官刑未必盡殄其苗裔解當時豪俠或有感恩而藏其遺孤者范去漢未遠序人世系當有所本未可遽議其疏莽何羅以謀逆被誅而馬伏波之族大興於後漢何羅罪亦在夷族者先謙曰官本注分作翁

武帝時召任俠聞父梵爲蜀郡太守伋少有

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爲漁陽都尉王莽時爲上谷大尹
王莽改太守爲大尹集解洪頤煊曰前書地理志上谷遷并州牧郡莽曰朔調耿弇傳父況爲朔調連率此稱上谷誤

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强宗右姓右姓猶高姓也各擁眾保營莫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卽位

拜雍州牧再轉爲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
明年彭寵滅轉爲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呂彭寵之敗
離猶遭也民多猾惡寇賊充斥杜預注左傳曰充滿斥見也檄到示旨信賞糾戮渠

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

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

潁川盜賊羣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

集解惠棟曰趙岐三輔決錄云茂陵郭伋爲潁川化如時雨

召見辭謁因辭而謁見也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

冀京師并蒙福也

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集解惠棟曰陸德明云河從乾位來乾陽數九也

君雖精

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鬪當一土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

陽夏趙宏

陽夏縣名屬陳國夏公雅反集解先謙曰注見馮異傳

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

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

集解通鑑胡注附農附于農籍也

因自効專命謂擅放降賊也帝

美其策不呂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

不期俱降駱驛不絕

駱驛連續

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曰盧芳

據北土迺調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卽引見并召皇太子諸

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

俊不宜專用南陽人

集解惠棟曰通鑑云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帝納之伋前在

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

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

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探几

杖以從之集解先謙曰書鈔

十二引續漢書云分祿以養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

百各騎竹馬

集解王補曰史通暗惑云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令傳檄它方益亦事同大夏訪知商賈不可多得況在

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然史記趙世家毋卽

剖竹得朱書貨殖傳山西饒材竹則晉陽未嘗無竹也

道次迎

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

曹輩

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

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

日當告之

集解劉放曰案文多一當字上文問者可云當此下文著當字無理先謙曰類聚五十文選沈約齊安陸昭王

碑文注引續漢書並無當字劉說是也

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

集解惠棟

曰東觀記伋念負諸童兒違猶負也伋念先期而入是爲負信于諸兒蔣果云違當作達非也

遂止於野亭須期

迺入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爲大司空帝召并部尙有盧芳之倣

急倣急

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

集解洪頤煊曰鄭興傳建武六年徵爲太中大夫明年上疏云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爲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則公卿之舉伋爲大司空當在九年以前迄十一年而尙未

定伋知盧芳夙賊也舊難卒召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召結寇心

芳將隋昱

集解劉攽曰秦隨字至隋時方去從單作隋今此宜作隨

遂謀脅芳降伋芳迺亡入

匈奴伋召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

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字君公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

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

閭世祖召見賜呂榮戟

漢雜事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代

刻偶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棨戟王復使之河

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

大陽縣名屬河東郡集解先謙曰注見鄧禹傳

聞賊規欲

北度

集解惠棟曰規當作規淮南子云心知規高誘云規謀也言賊欲謀北渡河也迺與長史急焚其船

部勒郡兵將突騎趁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皋令

成皋縣屬河南郡今洛州

汜水縣是集解先謙曰在今開封府汜水縣西北

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爲沛郡都尉

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已

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

排音蒲拜反治鑄者爲排

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橐古字通用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橐字諸本皆誤作橐從宋本改

用力少見

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

召信臣

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還南陽太守爲人興利務在富之開通溝渠凡十數處故

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呂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迺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反旅謂班師也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二垂謂西與北也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橐弓也橐韜也音高詩曰載橐弓矢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春秋左氏傳文也休足止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臣爲師克在和不在眾春秋左氏傳文也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頒泄用之泄猶雜也昔湯武善御眾故無忿鬪之師鬪擊也湯武順天應人其所征討皆弔伐而已故無忿怒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亮藻言其和睦歡悅如亮之戲而擊也於水藻也集解惠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堅厲軍勦曰莊見劉陶傳勉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曰用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

宿衛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已下咸懷樂土

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已勸也陛下誠宜虛歛數郡已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集解惠棟曰李奇云乘守也韋昭云乘登也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

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恩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

伏自惟忖本已史吏一介之才

史吏謂初爲郡功曹也書曰如有
一介臣也集解惠棟曰介古賀反

周壽昌曰案一切經音義十五引易劉瓈注云介微也虞翻易注
云介微也孟子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左傳一介行李

唐王勃滕王閣序一介書生卽此似不宜引一介臣

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

超受大恩收養不稱

集解劉攽曰案收養無義合作牧養二漢通謂守令爲牧養也

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

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

雖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

推賢

集解先謙曰疏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

薦伏湛見湛傳

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

禁網尙簡但已聖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

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已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

合會取爲大信所已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

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

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十鈞刻篆書亦第

一至第五也集解惠棟曰鄭康成周禮注云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間者發兵但用聖書或已詔令

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已爲軍旅尙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

宜有重慎可立虎符已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

已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

秦昭王已破趙長平又進

號信陵君其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遺公子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拔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旦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乎姊耶公子患之過侯羸問之羸屏人語曰羸聞晉鄙兵符常在

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縫之羸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姬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姬必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

是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事有煩而

不可省費而不得已益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謫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弟報

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

詔使治喪郡邸賄絹千匹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賄絹七千匹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爲侍中奮少從劉歆

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

言君魚之道已過於

己也集解惠棟曰孔子通左氏傳義詁訓序云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其子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才學不若也其或訪經傳于子駿輒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諮道矣由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先謙曰官本注也作矣

遭王莽亂

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

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七年詔書以奮在姑臧治有絕迹賜爵關

內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

合

古者爲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時而市百賈爲主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今旣人貨殷繁故一日

四合

市百賈爲主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今旣人貨殷繁故一日

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

廣雅曰茹食也集解

惠棟曰續漢書云妻子飲食但慈韭陶潛云夫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奮則難繼能致儉以全其義者鮮矣蘇輿曰菜茹

平列史記公儀子相魯食茹而美漢書食貨志還廬樹桑菜茹有

畦王莽傳雖生菜茹而人不食顏注並云茹所食之菜晰張初學記引東觀記趙孝夫婦先食菜茹令弟妻同食飯據此知茹不時

專訓食章懷注非馬融廣成頌芳茹甘荼韋懷注茹菜也不誤時

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眾人所笑或曰爲身

處脂膏不能自潤

集解惠棟曰周易屯之九五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注云膏

者所以潤肌膚膏祿亦所以養人也君吝則凶臣吝嗇則吉奮守姑臧賜爵闕內侯爵祿可謂厚矣而猶儉約益苦東觀記所云置脂膏中亦不能自潤然爲人

臣義當如是此謂小貞吉也

徒益苦辛耳

集解劉放曰案文益當在徒字上

既立節治貴仁平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八十續漢書云奮以仁義爲治抑強扶弱

太守梁統深

相敬待不呂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集解汪文臺曰類聚五十續漢書云

常迎於大門敬以師友書鈔七八同隴蜀旣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

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

呂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旣至京師除武都郡丞

時隴西餘賊隗茂等

集解惠棟曰茂竄族人見西南夷傳

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

奮追急迺執其妻子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妻時在郡

欲呂爲質奮年已五十唯

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氐

人集解惠棟曰武都人卽白馬氏之地

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爲羣氏所信向

奮迺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急迺推奮妻

子呂置軍前冀當退卻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奮自爲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

守舉郡莫不改操爲政明斷甄善疾非

甄明也

見有美德愛之如親

其無行者忿之若仇郡中稱爲清平弟奇游學洛陽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奮篤

於骨肉弟奇在洛陽爲諸生分俸祿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杜此誘財之念

奮昌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於家奇博通經典作

春秋左氏

刪

刪定其義也集解惠棟曰孔子通左氏傳義詁訓序云先生名奇字子異襄成君次孺第二子之後也雅

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爲義詁發伏闐幽讚明聖祖之道以祐後學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行于世乃校其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篇曰各如本第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

奮昌奇

說猶今之疏也

校尉作左氏說云

說猶今之疏也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

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治梁

邱易才美而高京師號曰聖童

世祖徵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卽位中郎將來欽

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

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

集解通鑑胡注時成都未破先署蜀郡太守以

招懷蜀人先謙曰東觀記云堪守蜀郡公孫述遣擊之堪有同心之士三千人相謂曰張君養我曹爲今日也乃選擇水軍三百人斬竹爲葦渡水遂免難

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

說述必敗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曰說如字

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漢軍糧盡具舟將

退謂堪曰禍將至矣軍有七日糧而轉輸不至必爲虜擒不如退也堪乃止之與傳異

示弱挑敵述果自

出戰死城下成郡既拔堪先入據其城

集解先謙曰漢先遣堪人成都鎮撫吏民檢閱

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府藏珍寶皆有簿券秋毫無私者

細也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

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

樂爲用匈奴嘗亡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亡

靜迺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已致殷富百姓歌曰桑

無附枝夢穂兩岐

集解通鑑胡注蠶月既採桑折去繁枝留其特長者則來年桑特茂盛麥率一莖一穗無兩岐

者故以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
爲瑞

諸郡計吏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爲明帝事與此異

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

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名惠下

集解惠棟曰漢東觀記作

其屬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

句讀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

集解惠棟曰前書食貨志云見錯云珠玉金銀其爲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

患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輶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

良猶拜甚也

顯爲魚復長

魚復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上以顯陳堪行有效卽除爲

漁陽方徵

范遷字公闐永平中爲司徒詔云故令范遷令人面熱汗出其賜

令也

光武詔曰平陽丞李善稱張堪于故令范遷令人面熱汗出其賜

堪家新繒百匹以表廉吏是則稱堪者不獨樊顯也

李善字次孫見獨行傳范遷字公闐永平中爲司徒詔云故令范遷疑有誤也

蘇輿曰虞延於永平八年代范遷爲司徒見延傳蓋遷初爲令後

至司徒也故字統生死言之如楊震傳故太尉震陰興傳永平詔

稱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此謂物故者也春秋繁露郊事對臣湯

承制以郊事問故膠東相董仲舒張楷傳順帝詔云故長陵令張

楷班固傳竊見故司空掾桓梁伏湛傳杜詩奏故大司徒陽都侯

伏湛廉范傳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鄭玄傳應劭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孔穎達註並屬生者爲言詔詞故令非

誤先謙曰我朝文書生者稱

前任死者稱原任較有分別

廉范

集解惠棟曰陶潛

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

興昌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

苦陘縣屬中山國章帝更名漢昌官公卿表云褒字子上

世爲邊郡守或葬

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褒

集解惠棟曰見劉輔傳百官公卿表云褒字子上

成哀間

爲右將軍祖丹王莽時爲大司馬庸部牧

王莽改益州爲庸部

皆有名前

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

謂巴蜀也

西州平歸鄉里

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范辭母入蜀迎父喪母憐其小謂曰汝家惟汝一身遭世亂恐

滅絕不得奉宗祀今僅得全奈何復棄我遠

去范固自請母不能止遂與客俱西入蜀

蜀郡太守張穆丹之

故吏迺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

葭萌縣名屬廣

沈

昌縣即漢葭萌地也

集解先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

謙曰在今保寧府昭化縣南

水經注晉壽水有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晉壽水有

源渠闢亦廉叔度抱父柩自沈處眾傷其義鉤求得之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

津闢亦廉叔度抱父柩自沈處

眾相與共鉤求一日乃

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

得其抱懸良久乃蘇

追范范又固辭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歸石生堅蘭生香前後相違不忍行也遂不受歸毛仲范歸仲子叔奉仲遺命以田歸范范以物無常主在人卽有推田與之

葬服竟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歸仲子叔奉仲遺命以田歸范范以物無常主在人卽有推田與之

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

漢字公子見儒林傳

京兆隴西二郡更

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

謁請也

會融

爲州所舉案舉其罪案驗之范知事譖難解欲乞權相濟迺託病求去融

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

幾融果徵下獄

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盛吉字君達山陰人司徒虞延辟西曹掾時隴西太守鄧融以臧罪徵詣

廷尉前後考驗懼歲不服明帝下三府遣精能掾吏更就考劾到詔獄但敕主者供湯沐飲食不去問事明日復往解融桎梏安徐

以情實告曰君若無臧強見誣枉君其列辭當相仰理如審有罪不得誣罔國家融感吉意卽移辭首服

范遂得衛侍

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迺謂曰卿何似我故功

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晉亂邪

鄭玄注禮記曰語遂絕融繫出困督目不明之貌

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

集解先謙曰
官本致作至

葬畢迺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

楚王英謀反也故人門生莫敢

視范獨往收斂之吏呂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

叩頭曰臣無狀愚憚已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

老子曰善人爲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爲善人之資也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

將軍襄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襄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

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貰赦也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爲雲

中太守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范爲溫令數月遷雲中太守

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

虜人過五千人

集解劉攽曰案文上人當作入

移書傍郡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故事虜出度五千人乃移書傍郡求助吏白今虜

兵度出五千請移警檄吏欲傳檄求救

集解惠棟曰王劭案春秋後語云文二尺檄許慎云

檄尺二書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遂選精兵自

將出至近縣令老弱城守而追之虜

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

列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爇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

驚待旦將退范迺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

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轔轔也藉相蹈藉也

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

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集解先謙曰書鈔七十五華嶠書云范爲

武原太守下車申明賞罰誅鋤姦猾表用良吏武下原字未知是否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尙文

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旨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呂防火災而更相隱敝燒者日屬范迺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迺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

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作協韻音則護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作厝

在蜀數年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百姓皆喜家

得其願時生子皆以廉名者千數州所考遺終兄郡吏鳳侯

終爲游說坐徙北地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呂賑宗族

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
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
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迺緣蹤訪之集解王會汾曰監本作
隨後訪之也諸本或作蹤則上下文義不貫從監本義長惠或謂
棟曰縱當作蹤古字通續漢書作沿路先謀曰官本作縱

或謂

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
素聞范名已爲然卽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
將軍竇憲已此爲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慶鴻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洛陽亭長爲
弟解惠棟曰袁宏紀洛陽亭長爲

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
會稽二郡太守集解惠棟曰千賈搜神記何敞吳郡人少好道義
隱居里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鴻遣戶曹掾致
謁奉印綬煩守無錫斂不受追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
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蝶消死斂卽遁去後舉方正皆不就
卒于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已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

家

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曰信意而感物矣

信音伸

若夫高祖之召樂

布

梁布梁人爲人所略賣爲奴梁王彭越贖爲梁大夫使于齊漢

召彭越以謀反夷三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屬曰若與彭越反邪布曰今漢一徵兵于梁彭王不行而疑呂后爲反則人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爲都尉

明帝之引廉范加怒召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徒誠君

道所尙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戶之開闢必由於樞情之通塞必在於感然高帝明

帝初怒樂布廉范後感其義而赦之集解先謙曰官本然作言

王堂字敬伯廣漢郪人也

集解先謙曰郪縣在今潼州府三臺縣南

初舉光祿茂才

光祿

舉之爲遷穀城令治有名迹

穀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濟州東阿縣

縣東集解先謙曰今泰安府東阿縣茂才也

治永初中西羌寇巴蜀爲民患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永初三年梁州羌反入漢中殺太守董炳擾

中動巴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

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

庸卽上縣也

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堂初臨郡進

賢達士舉孝子嚴承隱士黃錯名儒陳騫俊士張瑞皆至大位先

謙曰上庸縣在今鄖陽府竹山縣東南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
單間顯大將軍寶憲中常侍江京等屬國志帝舅車騎將軍
寵阿意曰死守之也阿曲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誣奏堂者
會帝崩京等悉誅堂曰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爲將作大匠四
年坐公事左轉議郎續漢志曰議郎秩六百石無員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
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迺教掾史曰古人勞於
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
策解先謙曰官本考證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
曰職字應照未本作識應嗣集解惠棟曰鍾阤良吏傳堂爲汝南太守屬城多閭弱室簡選四部都郵奏免四十餘人以陳蕃爲功曹應嗣爲主簿
庶循名責實集解惠棟曰語見慎子察言觀効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
誣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曰求屬不行竝恨

之後廬江賊逆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卽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

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瓦棺呂葬子

稱清行不仕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堂長子博少子稚稚字叔起屢拒孝廉公府十五辟公車徵及授二千石徵以太常終不詣年八十一卒門人錄其本行謚

曰憲父癸未詔書以安車聘請會已亡曾孫商益州牧劉焉曰

爲蜀郡太守有治聲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博子遵遵子商字文表博學多聞州牧劉璋辟爲治中試守蜀郡

太守商勸璋攬奇援雋甚善匡救薦名士皆至州右職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字孺父京兆茂陵人

時爲右將軍前書曰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最知名也集解洪亮吉曰秦著八世祖建則明

非蘇武後矣注引中子武最知名贊說

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持執也執毀譽之論謂品藻其臧否

士友咸憚之至迺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集解惠

學彭稱韓歆爲南陽大人是也永平中爲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匈奴車師有

功集解劉劭曰案寶固自爲奉車都尉蘇純但從之耳爲當作從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

少博學能屬文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七百十二引謝承書蘇章字士成北海人負笈追師不遠萬里

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爲

武原令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集解先謙曰在今徐州府邳州西北八十里泇口社時歲飢饉

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

部案其姦臧迺請太守爲設酒肴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云案得其好貨乃設酒接以溫顏陳

平王之好甚歡集解先謙曰官本王作生是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

天集解通鑑胡注謂章必能覆蓋其惡也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

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

肅換爲并州刺史召折折權豪忤旨坐免集解先謙曰官本上折作摧是隱身鄉

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悲苦論者舉

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於家兄曾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爲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爲美陽令，與中常侍

具瑗交通，貪暴爲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閼集解先謙曰：官本糾

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
作

嵩爲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嵩父因刑其戶。呂報昔怨

集解先謙

日官本父是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

痺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

子胥父伍奢爲楚王所殺，復仇報平王之尸解

見寇榮傳嵩酒藏母於武都山中。武都郡名，其地在今成州上縣縣界。有仇池山東西懸絕壁立百仞，故藏於其

中遂變名姓，盡鬻家財募劖客，邀嵩於諸陵間。不剋，會嵩遷大司

農時，右校芻廬在寺北垣下。說文云：廬，芻，棄藏音工外反。垣，牆也。葉蟹惠棟曰：大司農寺也。不韋

與親從兄弟潛入廬中，夜則鑿地畫，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嵩之寢室，出其牀下，值嵩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嵩

大驚懼迺布棘於室曰板藉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
輒効杖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雋有備迺日夜飛馳竟到魏郡掘
其父阜冢斷取阜頭曰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雋匿
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榔誦求不韋歿歲不能得
憤恚感傷發病嘔血死集解先謙曰官本嘔作呕同不韋後遇赦還家迺始改
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
休方之伍員集解惠棟曰公羊傳論伍員云事君猶事父也此其
公羊之義以不韋爲可以復讐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休推
韋復讐合于古義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
彊吳憑閩廬之威因輕捍之眾集解先謙曰官本提作捍是雪怨舊郢曾不終
朝而但鞭墓戮戶目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
子立靡因靡資強仇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
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憔悴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

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曰毒生者

也苦使嵩懷

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曰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
於員不曰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
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嵩素善後奐熲有隙及熲
爲司隸曰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熲既積債於奐因發怒
遁追咎不韋前報嵩事曰爲嵩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
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
張賢等就家殺之迺先曰鳩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
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卽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
盡誅滅之諸蘇曰是衰破又段熲爲楊球所誅

集解先謙曰官本
楊作陽王會汾云

案段熲事具載楊球本傳諸本並誤作楊今改正又官本作及是

天下曰爲蘇氏之報焉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

集解洪亮吉曰平陽縣中興時省

其先七世二千石

卿校祖父侵

集解惠棟曰

安帝時司隸校尉

集解惠棟曰

南尹缺公卿皆舉鄧豹

見鄧別傳

李邵獨薦段

父儒桓帝時爲太常續召忠臣子孫拜郎中

集解先

臣卽中臣忠

見鄧別傳

通作見趙典傳

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

集解汪文臺曰

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爲廬江太守

集解汪文臺曰

初學記二十一引謝承書云爲廬江太守以清率下半月一炊惟

臥一幅布幘繕寫敗糊紙以補之御覽四百二十五六百九十九同

書鈔三十八引轎作

又云瓦器盛漿

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

集解汪文臺曰

子二十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

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

安風縣屬廬江郡

續復

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爲平民

原免賦也

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

沒六縣拜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迺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

厯縣邑採問風謠然後迺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

郡內驚竦莫不震懾迺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

五千餘級屬縣餘賊竝詣續續爲上言宥其枝附

集解惠棟曰
枝黨及附賊

者也賊旣清平迺班宣政令候民病利損於人曰病
益於人曰利百姓歡服時權

豪之家多尙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

集解汪文臺
曰御覽三百一
壺書錄百四十六同府丞嘗

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迺出前所懸者目杜其

意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三十八御覽四百二十二
五九百三十六謝承書云續好啖生魚府丞焦儉以三月望餉鯉魚一頭續不爲

意

意而懸之于庭少有皮骨明年三月儉復致一續

續乃出所懸枯魚以示儉遂終身不復食

續妻

集解惠棟曰
羊氏家傳云

續妻濟北星重女後與子祕俱往郡舍

集解先謙曰
官本往作詣

續閉門不內

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綈鹽麥數斛而已

說文曰
綈短衣也

廣雅云卽舊綈也綈音丁奚反

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

廣雅云卽舊綈也綈音丁勞反

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漢書時

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召續爲太尉

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漢書時
太尉劉虞讓位於續

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

集解何焯曰東疑作西先謙曰書鈔四十謝承書類聚六十七書鈔

百二十九御覽六百九十一袁山松書並作東園

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驕驕騎士也

其所之往

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迺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示之絮也

集解惠棟曰范泰古今善言云續出黃紙補袍以示使者時人謠曰天下清苦羊與祖

曰臣之所資唯斯而

已左驕白之帝不悅曰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爲太常未及行會病

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賂遺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三十八引謝承書云病困謂子祕曰

吾有馬一匹賣以買棺牛車一乘載喪勿受郡送也舊典二千石卒官聘百萬府丞焦儉遵

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敕太山太守呂府聘錢賜續家云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

聊城今舉孝廉再遷爲京兆令

集解劉攽

曰案無京兆縣又未可爲尹明多兆字是河南南京縣令也

前後

先謙曰劉說是京縣在今開封府榮陽縣東南二十一里有政理

迹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

出說文曰璣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鳥形似鸞翡赤而翠前後奇其羽可以爲飾廣雅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也

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

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

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

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窮無所民

不聊生自活

集解劉攽曰案文自活非本傳文是注以解聊生耳

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

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

集解先謙曰官本役作役

誅斬渠帥爲

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召安巷路爲之歌曰

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集解通鑑胡注言吏不敢過民家而飯也饭扶

晚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

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迺召琮爲冀

州刺史

集解惠棟曰案蜀志太常劉焉觀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

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剗百姓以致離叛可

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注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爲幽

州刺焉爲益州劉表爲荊州賈琮爲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

或從列卿尙書以選爲牧伯各以本秩居任云云而靈帝紀于中平五年亦云是歲改刺史新置牧則琮時爲冀州牧不當仍稱刺史舊典傳車駿駕垂赤帷裳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今刺史行部號立乘駕駢赤帷持節者重導

傳車魏志云漢刺史稱傳車其吏言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

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自掩塞乎迺命御者褰軍何進表琮爲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寔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寔字叔明

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目義烈稱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康少淳孝弟勤修操行太守

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頌川行服禮終舉茂才刺史臧旻舉爲茂才除高成令

高成縣屬渤海郡也集解先謙曰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人一石龜置一伯漢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也

不虞不得行來

行來猶往來也

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

百姓大悅召恩信爲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

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

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召寧天下除煩就約召崇

簡易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

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

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召從苟欲於下人也故黎

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

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

集解惠棟曰左傳文

夫什一而稅周謂之

徹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

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嫁災自生

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

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宣公

無恩信於人人不肯盡力於公田起履踐案行擇其畝穀好者稅

取之嫁螽子也公羊傳冬嫁生此言嫁生何上變古易常也注云

上謂宣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也集解惠
棟曰鄭元論語注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哀公增賦而孔子非
之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集
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私於冉有曰子
解王會汾曰注以字監本作益案
左氏傳本作以今從原文改正
豈有聚奪民物曰營無用之銅
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謂秦始皇鑄銅人
十二卒致滅亡也傳曰君舉必書
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倣從善曰塞兆民怨
恨之望書奏內倅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亡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
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爲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
議郎會廬江賊黃穀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拜康
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穀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尚
爲郎中獻帝卽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遭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
策勞加忠義將軍秋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遣使
求委輸兵甲康曰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曰禦之術大怒

遣其將孫策攻康

集解惠棟曰吳志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猶遺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

每根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

惠棟解

曰漢律吏五日得一沐言休息以洗浴也

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

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飢厄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儂爲郎中少子績仕吳爲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

當時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有名稱

續字公紀吳志有傳

賛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

集解官本考證曰守字監本作定從宋本改正蘇輿曰南楚謂南陽南陽屬荊州春秋演孔圖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

荊州謂光武起南陽也鄭興傳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更始

亦起南民作謠言奮馳單乘堪駕毀轍范得其朋

廉范遷蜀郡太陽故云百姓便之蜀在西南故曰得朋也集解易曰西南得朋

何焯曰得明謂與慶鴻爲刎頸交也注誤

堂任良肱

謂委任功曹陳蕃主簿應

蘭郡中大化也

二蘇勁烈羊賈廉能季竈拒策城隕衝輞

輞兵車也音彭協韻音普蕭反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卷

後漢書三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一 校補

郭伋傳省朔方刺史屬并州

錢大昭曰武帝置刺史十三人成帝更爲牧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

壽二年復爲牧經王莽變革建武元年復置牧十八年罷州牧

置刺史傳云朔方刺史誤也當從本紀作朔方牧觀下文云通

調飯爲并州牧則是時安得有刺史耶

各騎竹馬道次迎拜

錢大昭曰閭本馬下有子字案官本馬下亦有於字

伋謂別駕從事

錢大昭曰刺史行部則別駕從事奉引錄眾事今名雖爲牧職仍刺史故其制同

杜詩傳字君公

君公東觀記同官本作公君誤例

聞賊規欲北度集解惠棟曰規當作規

至謀也案國策齊無天下之規章注規謀也

晉書石勒記載張賓曰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卽密謀

也禮儀行其規爲有如此者孔疏釋爲規度所爲之事規與度皆器名引伸皆有謀義信籌算字也

本書謀皆作規不必如惠說改字

造作水排鑄爲農器注今激水以鼓之也

今兩漢博聞引同官本作令案魏志韓暨爲監治謂者舊時冶作馬耕每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

因長流爲水排利益三倍知暨法亦本於詩耳水排卽今水碓

草懷以橐籥之吹炭爲言蓋昔排名所由起而其法本自治人發明今用水激則有異也排當作橐古字通

用也

錢大昭曰排古字橐俗字

孔叡傳市日四合注周禮曰大市日創而市百族爲主朝時而市百貿爲主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官本朝時上有朝市二字與夕時上有夕市二字與今

周禮文合

張堪傳麥穗兩岐集解通鑑胡注

至故以爲瑞錢大昭曰通鑑穗作秀

足富十世

富袁紀同官本作富非

拜顯爲魚復長注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

初從辰日唐地理志

貞觀二十三年改人復爲奉節此不得不仍稱人復案章懷作注於釋地多承用隋代舊名所見已多蓋新更之名尙無圖經可據其相助爲理者仍爲隋時學者沿襲用之未及改正不足爲異也

廉范傳不禁火民安作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作厝

案今聚珍本東觀記作作厝

堵作眉堵三字皆與火禁通協承上夜作言以作爲長

平生無禱今五袞

侯康曰華陽國志作來時我單衣去時重五袞

王堂傳遷穀城令

錢大昭曰漢制大縣置令小縣置長此云穀城令而張遷碑則稱穀城長蓋縣之大小亦時有

更易也

豈可爲權寵阿意呂死守之注阿曲也

官本注在阿意下

曾孫商益州牧劉焉呂爲蜀郡太守有治聲集解惠棟曰華陽國

志至皆至州右職

侯康曰蜀志許靖傳注引益州耆舊傳劉璋辟商爲治中從事荊州牧劉表及備者宋忠

咸聞其名選書與商敎致殷勤許靖號爲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異也璋以商爲蜀郡太守

修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於官案此與華陽國志說合是商爲蜀郡太守實不在焉時

蘇章傳呂折折權豪忤旨坐免集解先謙曰官本上折作摧是

錢大昭

昭曰上折閩本南監本均作摧

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

錢大昭曰何休稱名而郭泰稱字蔚宗避家諱

羊續傳太山平陽人也集解洪亮吉曰平陽縣中興時省

錢大昭曰續志

泰山郡無平陽前志泰山郡有東平陽案春秋宣八年城平陽杜注今泰山有平陽縣梁廢繩曰魯有兩平陽此東平陽也在今泰安府新泰縣西北四里蓋據一統志新泰縣西北有平陽故城也前志泰山郡之平陽別之曰東知相承已久晉武泰始中改爲新泰洪亮吉補三國疆域志東平陽漢舊縣中興後省魏復立晉書羊祜傳以泰山郡平陽等五縣爲南城郡是東平陽亦可止稱平陽杜注春秋時仍稱平陽則尙未改新泰

祖父侵集解惠棟曰一作祲

侯康曰一作浸鄧騭傳推進天下賢士何熙祲諷羊浸李邵陶敦等卽其

人也御覽二百五十二引李邵別傳亦作浸案官本鄧騭傳仍作祲

後安風賊戴風作亂注安風縣屬廬江郡

安風續志爲侯國今潁州府霍邱縣西南一百

三十里并見李憲傳集解

舉組袍以示之集解惠棟曰至

天下清苦羊與祖與原譌續據本傳正侯康曰惠

引出御覽六百九十三然續字與祖非字續祖三君八俊錄又云天下清苦羊嗣祖則以此事屬之羊既疑古今善言誤也案

惠引御覽作續祖未加辨正蓋偏有不照

賈琮傳東郡聊城人也注聊城今博州縣

今東昌府聊城縣西北十五里

垂赤帷裳集解惠棟曰風俗通至赤帷持節者重導

錢大昭曰
洪水湯湯漸

車帷裳注帷裳童容也其上有蓋四方旁垂而下謂之襜願宗
賜荊州刺史郭賀三公之服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

以章有德明當時

刺史之車皆有之

迺命御者褰之

案刺史車帷非奉敕書不敢去故但褰之

陸康傳除高成令注高成縣屬渤海郡也集解先謙曰今天津府

鹽山縣東北三十里

謹案續志渤海郡有高城侯國無高成縣然黨錮傳巴肅渤海高城人也注云高城

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似高成固卽高城矣改縣爲侯國續志蓋就其後言之

樊宏陰識列傳第二十二

宏子衡
樊弟興

族曾孫準

後漢書三十二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

而氏焉

樊今襄州安襄縣也集解惠棟曰王符潛夫論云昔仲山甫亦姓樊諡穆仲封于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內後有樊領

子續漢書云仲山甫封于樊因

氏園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

爲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

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

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勤力財利

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

灌注

酈元水經注曰湖水支分東北爲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

里亦謂之几亭陂東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該日陂汪汪下田良樊氏失業庾氏昌其陂至今猶名爲樊又池魚陂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凡作凡

牧畜有求必給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起廬舍高相通陽明湖浦竹木成林六畜放魚鷄梨果擅棘桑麻閉門

成市兵弩器械費至百萬其與工造爲無窮之巧不可言富擬

封君世祖之少數歸外氏及之長安齋送甚至先謙曰不可言上

文疑脫當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百歲月皆得其用向

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

弟爭財重恥之召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

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

往償之

債音側界反集解先謙曰官本債並作責

諸子從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

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

爲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醫伯升

集解先謙曰官本醫作辟考證云辟字一

本作醫注曉喻也

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召下共相謂

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

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召宏爲將宏叩頭辭曰

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親屬作營壘自守老弱歸之者
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
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
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世祖卽位拜光祿大夫
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
今滑州匡城縣東北集解洪
亮吉曰案此縣亦中興時省
先謙曰今大名府長垣縣北
曰泚水西南流射水注之水出射城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
丹爲射陽侯卽其國也案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集解洪
亮吉曰水經注謝水出謝城詩所謂申伯番番旣入于謝是
也世祖封丹爲謝陽侯卽其國是射字本作謝無由與臨淮之射
陽縣混注所引不知何本且旣云非臨淮之射陽又注云縣在射
水之陽亦誤惠棟曰撲殺碑云謝陽之孫古謝字作射注誤先
日注此亦誤泚一統志河南汝甯府古蹟云謝城在羅山縣西
北三十里淮河之南瀕河東北相傳古申伯所都蓋卽射陽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從子冲更父侯顧炎武云更父卽亢父也
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十五
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摹追爵謚爲

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爲人

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斂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

至迺起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每當朝會輒俯伏須漏盡雖令不朝恐有謬誤猶晨詣闕上以是尤重之帝聞之常

勅騎臨朝迺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

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

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

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㠭爲棺槨一槨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臧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各自一延道通鑑胡注古夫婦合葬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是也同墳異臧自宏始帝善其令

呂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呂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呂爲式賄錢千萬布萬匹謚曰恭侯集解王補曰建光十八年七年宏卒謚曰恭侯范書甚明而通鑑胡注宏帝追謚重爲敬侯及二十年帝舅也謚敬侯曰恭侯溫公避國諱也大誤贈呂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儻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州北海縣西北俗名平望臺郡故城在今青州北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安帝紀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儻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千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眾人善之假貸人者不自以爲德不責其報也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故眾人稱善也說苑曰楚王問莊辛之言也集解劉放曰注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案食人而已何故輒擇善人明此是養字或云當云善云當云善食人者若迺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呂用天道集解惠棟曰孝經文實廩呂崇禮節管子曰倉廩取諸理化則亦可曰實而知禮節

左傳曰是以其人畏而愛之施於政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哉左傳曰是以其人畏而愛之何殊間哉言不異也間音古

反覓

儻字長魚

集解劉放曰樊儻字長魚案儻非魚類與名不合疑本是儻字儻卽魚名可爲字也又案儻弟名鮒知作儻無

疑惠棟曰莊子儻魚之儻亦作儻徐邈音條李軌音由則知儻儻古字通也郭顯卿字指曰儻爚電光也又春秋傳公子取季魄生伯儻陸德明云儻直由反本又作儻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

音同周壽昌曰東觀記作儻不作儻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

惠棟曰東觀記儻事母至孝母病瘧晝夜匍匐不離左右至爲吮癰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

解

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餚糜

解

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

氏春秋嚴彭祖也

建武中禁網尙濶諸王旣長各招引賓客解曰儻外戚

爭遣致之而儻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

見收捕解曰不豫得免帝崩儻爲復土校尉

復土校尉主葬事復土於墳也

解

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解曰識記正五經異說

集解蘇輿曰經緯之雜益始于此自光武以識記成業于是張純請建

辟雍自言案七經識其後曹充請制禮樂博引識文曹發次序禮事雜以五經識記賈逵且引圖識證左氏起

解

慶學矣鄭君時以識記說經亦風氣使然也

北海周澤琅邪承宮

竝海內大儒儻皆呂爲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

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勑郡國簡用良俊

集解周書呂曰

後順帝陽平初年尚書令左雄立孝廉限年課試法云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帝從之班下郡國皆本撫儻此又議刑辟

言也當時儻此言顯宗雖從之未能立法故尚不行

宜須秋月呂順時氣顯宗竝從之二年呂壽張國益東平王徙封

儻燕侯

燕縣名屬東郡集解先謙曰在今衛輝府延津縣北

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呂至親

悼傷之詔儻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

宣明殿

集解惠棟曰殿在北宮

帝怒曰諸卿呂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

敢爾邪儻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公羊傳之文也將者公羊傳之文也將者

是呂周公誅弟季友鴻

兄經傳大之

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云周公攝政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葬蔡叔杜預注曰葬放也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

立公子般友遂鳩叔牙殺之公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

得避兄君臣之義也

上繫音蔭集解卷之

臣等曰荆屬託田弟陞

曰注何善其誅不得避兄案文其當作爾

臣等專

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

集解劉攽曰案文今當作令

臣等專

誅而已

專謂不請也集解惠棟曰專誅謂如呂步舒治淮南獄專斷於外不先請也

司

帝歎息良久儻益

呂此知名

集解先謙曰荆傳有舉奏請誅之荆自殺

其後弟鮑爲子賞求楚王英女

敬鄉公主儻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竝受榮寵一宗五侯

謂宏封長

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也集解洪亮吉曰案五侯宜爲壽張射陽玄鄉更父及少子茂爲

平望侯若長羅則改封壽張安得析之爲二註誤惠棟曰宏傳云

建武二十七年帝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樊氏侯者凡五國則五

侯當數平望宏不得兼二侯也騎都尉樊君碑云樊氏以帝元舅

顯受茅土封寵五國壽張以功德加位特進云云則壽張不兼二

侯明時特進一言女可呂配王男可呂尙主

宏爲特進但呂貴寵過盛矣

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鮑不從十年儻

卒贈賜甚厚謚曰哀侯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

亡失官錢典負者

典謂主典負謂欠負坐死及罪徙者甚眾遂委責於人呂

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爲姦餼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餌醪

酒汁津浮相將也每輒擾人吏呂爲利餼竝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

具呂聞帝覽之而悲歎勑二部竝令從之

集解先謙曰餼諫顯宗賜朱浮死事未章著見

浮傳長子汜嗣呂次子郴梵爲郎

集解周壽昌曰案下止云梵字文高無郴字東觀記同是明衍郴字

益林旁涉梵字頭邑涉郎字旁而誤也

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餼謹恪又聞其止鮪

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高爲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

慎三署解見和帝紀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梵爲郎每當直事常

晨駐車待漏雖在閑署冠帶不解于身每齋祠恐失時張燈俯

伏爲郎二十三載未嘗被奏先謙曰官本注未無也字

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

大鴻臚汜卒子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

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

集解蘇輿曰張霸從餼受嚴氏公羊春秋以餼刪嚴氏春秋辭繁減定爲二十萬言

更名張氏學見霸傳弟子潁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爲三公勤字伯

因

宗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勤家貧作履供食常作一量周賄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見炊熟怪問何所得米妻以實告勤責曰妻賣毀物欺取其直也因棄不食爲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

帝時位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

準或作准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作准周壽昌曰據此唐初已出准字或謂宋

避蔡準寇準諱始用准代準稱平准務者非也字林少部准平也與準同漢桐柏淮源廟碑准別大聖是漢已出准字又不止樊準之名然亦鄉壁虛造之字也字林准字郭忠恕佩觿古今韻會皆引之玉篇及漢隸字源云準俗作准廣韻集韻並云准俗準字正韻軫部准兩字並存則以准卽準之重文也

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準少勵志行修

儒術呂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兒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

爲郡功曹

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準先爲別駕從事監職公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

召見帝器之拜郎

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迺上疏曰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

孟子曰雞

鳴而起孜孜爲善者舜之徒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孜孜作孳孳

成王賢主崇明師傅

尚書曰召公爲保周

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也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

集解惠棟曰東

魏記載準疏云羣雄擾于冀州旗亂于大澤東西誅戮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

論道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賞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

閒講

經藝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

而垂情古典

集解惠棟曰皇覽聖賢家墓記云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九上言臣

聞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

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游意經藝

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竝聽四方欣欣雖閼里之化豐相之

事誠不足言

孔子閼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園蓋觀者如堵牆也

又多徵名儒旨充禮

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駕告歸鄉里

安車坐乘之車也告歸謂

休假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旨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

多皤皤之貞華首之老

皤皤白首貌也音步河反書曰皤皤良士華首謂白首也集解周壽昌曰皤皤訓白

華不得又訓白華黑白相雜之貌也禮玉藻大夫元華注華黃色也

陳蕃傳譽愕之操華首彌固注引新序齊宣王對問邱卬曰夫

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故世亦謂之華顛

每謙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

衍衍和樂貌也詳

覽羣言譬如振玉

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

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

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

集解惠棟曰前書儒林傳期門

羽林之上悉令通孝經章句

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眾百數

開門謂開一家之說

化自聖

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

下無事是曰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

集解劉攽曰案文蓋當作

益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

集解惠棟曰漢高祖修周公禮殿記云禮壞樂崩風俗混亂誦讀已絕倚

席離儒者競論浮麗忘審譽之忠習譏諷之辭

集解惠棟曰前書曰昔秦穆公

說談謔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

詆亦欺也集解惠棟曰前書廷尉論律云詔書無以詆欺成罪

之言也

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已致苛刻

左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今子相鄭立誘政鑄刑書人知爭

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乎杜預注云

錐刀喻小事也

昔孝文實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

景武之間臣愚臣

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已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曰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周易曰君子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準再遷御史中丞集解惠正非法百僚震悚永平之初至和帝永元元年己丑相隔三十餘年前既云永元十五年準爲郡功曹上復云遷御史中丞則此安得復云永平之初當是安帝永初之初耳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洪範五行傳之文也言下人飢謹君上不能損減謂之爲太太猶甚也春秋穀梁傳曰集解惠棟四年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官職備列不傳也惠棟曰傳登羣神禱而不祠轉請而已無祭祀也集解惠棟曰范作升備作布周書大荒有穂無祠案見繩匡作祭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

而在職之吏尙未奉承夫建化致理

集解官本考證云致字監本誤作之今從宋本改正由

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

韓詩之文也

翼翼然盛也今可先令太官

尚方考功

集解劉攽曰案功當作工考工官名見前書

上林池籞諸官寶減無事之物

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工尚方上

林中十池監也太官掌御膳飲食考工主作器械尚方主作刀劍

器物禁者於池苑中以竹錦聯之爲禁籞也

謂減謂寶覆其數減之也

集解王會份曰宋本竹字下有鼎字案此謂以竹爲蒲籬耳

帛何所用之當因下有綿字故誤也從諸本刪

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

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謂徵發也省減也中都官吏在京師之官吏也

作謂營作者也集解通鑑胡注是時不拜大將軍獨鄧騭爲車騎

將軍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禳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

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

征和元年故事武帝征

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桑無乏武備而已

集解通鑑胡注案此乃征和四年詔也征和元年當有遣使慰安故事

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旣省轉運之費且令百

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

時先零羌斬蘭道大爲寇害造車騎

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故曰西屯役也東州謂冀兗州時又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冀兗二州廩貸流人也

如遣

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

食誠父母之計也

衣音於既反食音臥

集解

願旨旨下公卿平議

太后從之悉召公田賦與貧人

集解通鑑胡注賦布也

卽擢準與議郎呂倉

竝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剗部開倉稟食

穀給集解先謙曰官本稟

並作廩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

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葺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

而趙魏之郊數爲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曰安五

年轉河內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塉壁

說文日塉

小障威名大行視事三年召疾徵三轉爲尚書令明習故事

集解惠棟

也曰東觀記云明習漢家故事周密畏慎遂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爲光祿勳五年

卒於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迺召識爲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別降新野淯陽杜衍冠軍胡陽五縣竝屬南陽郡也集解先謙曰胡當作湖二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召爲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召征伐軍功增封集解惠棟曰謂與吳漢等破檀鄉賊也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眾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召示天下帝甚美之召爲關都尉鎮函谷遷侍中召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原鹿縣屬汝南郡俗本鹿作鹿者誤集解先謙曰今潁州府阜陽縣南及顯宗立爲皇太子召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召禁兵入雖極言正議

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曰勑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吏皆簡賢者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識常慕仲山甫匪躬之節所用掾吏皆天下俊哲

如虞廷傅寬薛愔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卽位拜爲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召本官印綬謚曰貞侯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

初七年爲奴所殺無子國絕永甯元年鄧太后召璜弟淑紹封淑

卒子鮑嗣躬弟子綱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綱父永明帝時爲侍中

女爲和帝皇后封綱

吳房侯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防侯云是時綱上疏辭位以特進侯就第綱弟鳳爲郎中

位特進三子軼

輔敞皆黃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南

識弟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督力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

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

葢障臂風雨

集解惠棟曰周禮王后輦車有羽葢鄭康成云以羽作小葢爲翳日又輸人注云乘輿無葢賈公彥云凡

蓋所以表尊躬履塗泥率先期門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泥塗狹亦所以禦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泥塗狹自投車下脫袴解履涉淖至

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

客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居則博觀五經訪問政事尊賢下士廣求得失獻善替否薦達後進好施接人門無俠客通鑑胡注西都之季萬章樓護陳遵等皆俠游於貴近

與同郡張宗集解惠棟曰自有傳上之門至於此時亦有杜保王磐之徒

谷鮮于袁集解惠棟曰袁後爲京兆尹見第五倫傳

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巨爲華而少實但私之巨財終不爲

言是巨世稱其忠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興盡忠竭思不以私好害公義第宅苟完裁蔽風

雨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興嘗稱豐屋之戒若不修德雖有崇臺廣廈猶傳舍也

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

功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爲盈溢缺音羌志反前書音義曰觖猶真也一音決猶望之也集解何若璠曰史家隱觖望猶怨望也

文選吳都賦引臣裴注謂相觖而怨望也此不當作冀望解

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

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

易乾卦上

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極也龍以喻君言居上體之極則有悔吝之災也

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

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

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責人感其言深自降挹

集解通鑑胡注以器備而取水日挹者亦曰挹下人之謙

二十年六月上風眩黃

勞問無所愛惜御覽二百三十同疾甚後召興領侍中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二十年六月上風眩黃病發甚以衛尉關內侯陰興爲侍中陳景

雲曰後當作復興前受顧命於雲臺廣室

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注云

官侍中故言復領臨終之命曰顧命洛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

文玉

會疾瘳召見興欲召代吳漢爲大司馬興

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

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

相能然敬其威重

集解惠棟曰張方賢楚國先賢傳陰嵩字文玉衛尉與之從祖兄也少喪父母與叔父居恭謙

婉順溫良節儉王莽末義兵起乃與叔父興疾病帝親臨問之政
避世蒼梧後徵拜謁者以叔父憂去官

興疾病帝親臨問之政

事及羣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召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

集解

通鑑胡注姓譜云席其先姓籍避項羽諱改姓席氏謁者陰嵩竝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

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召謹

勅見幸顯宗卽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

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召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

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

前書曰周

昌沛人也爲御史大夫爲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

人強力敢直言極諫也

在召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

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召汝南之銅陽封興子慶爲銅陽侯

銅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在銅水之陽也黃黎解惠棟曰公羊

之義善及子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先諫曰銅陽在今汝甯府

新蔡縣東慶弟博爲灤強侯

惠棟曰博一作傅論衡云灤強侯傅

北七十里慶弟博爲灤強侯

惠棟曰博一作傅論衡云灤強侯傅

縣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每思犯奪爵土以弟員嗣陰氏袁宏紀

建初元年三月丙午博坐驕溢免爲庶人四月丙戌詔復封興子

員爲灤侯先謙
曰注見聖鑑傳
博弟員丹竝爲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
惠棟曰張瑩漢南記云慶以明尙書修儒術推居第園
田奴婢錢悉分與員丹寢但佩白綬而已當代稱之
讓擢爲黃門侍郎
集解惠棟曰楚國先賢傳云上以慶閨門孝悌行義敦密褒顯朝廷以勵親戚擢爲羽林右監
慶卒子琴嗣建初五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卽墓
賜策追謚興曰翼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
集解惠棟曰案雜事秘辛
云侍中萬全大鴻臚桂興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爲新陽侯
祕辛僞書未可取信
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舞陽縣西南
集解官本考證云
監本作屬汝郡脫南字又故城監本誤作故地今俱從宋本改正
先謙曰注
就善談論朝臣莫及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馬太后詔云新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略
見公主傳
據地談論然性剛傲不得眾譽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就剛強不顧理瀕以貴勢傲物顯宗卽
一朝無雙
朝無雙也
急
音絰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
舅氏故不極其刑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爲

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

維五
行書

日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

凶惡宜市豬肝泥竈令婦孝築解惠棟曰東觀記

子方以累積恩

德爲神所養

黃犬祭之謂爲黃羊

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已祀之集解惠棟曰杜公曉

荆楚歲時記注云以

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强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

集解惠棟曰子方識曾祖

父見東故後常召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觀記

伯叔恭廟貌也公侯皆紫綬

子方識曾祖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拘苗肩傳龜襲

集解惠棟曰子方識曾祖

金印鉦見應劭漢官儀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二校補

樊宏傳十三年封弟丹爲射陽侯集解惠棟曰樊毅碑云謝陽之

孫古謝字作射注誤

案東觀記載宏建武十三年封謝侯此蓋卽宏弟丹封謝陽侯之駁文陰識爲帝后

兄元年已更封若宏者從龍最早且爲帝元舅不應至十三年始受侯封也

道勅薄葬

至傷孝子之心侯康曰金樓子云笑靡卿言葬禮惟約沐浴並終制令掘塗氣絕令兩人舉尸

卽塗止婦人之送禁弔祭之賓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

詔儻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

錢大昭曰隗傳作羽林左監此脫左字

季友鴻兄注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鴻叔牙殺之

案叔

牙乃欲立公子慶父而殺公子般故季友鴻之欲立公子般者乃季友非叔牙注說誤

一宗五侯注兄子尋玄鄉侯

官本注兄子下衍弟字

以次子郴梵爲郎集解周壽昌曰案下止云梵字文高至是明衍

郴字

柳從辰曰袁紀亦云以僊兩子郴梵爲郎與本傳合周說非也

如沛國趙孝

錢大昭曰孝傳但言其節行
不著其爲名儒史失之疏

五年卒於官

錢大昭曰五年
閩本作其年

陰識傳如虞廷傅寬薛愔等多至三公

廷官本作延案虞延傳延
仕執金吾府在建武初陰

識守執金吾在顯宗立爲皇太子時乃建武十八年以後事其
時延外仕久矣建武二十四年延爲洛陽令收考陰氏客馬成
誅之怒爲陰氏所中傷其非陰識掾吏甚

明虞廷自別一人官本混爲虞延誤也

封與子慶爲鮑陽侯注鮑陽

至音紂

侯康曰鮑音紂本孟康漢書
地志注攷說文鮑讀若綺襯

洪氏漢魏音云鮑無紂音當是孟康反作紂紅傳寫脫誤錢少
詹大昕校亦同然玉篇廣韻已有紅紂二音則其誤早在唐前

故章懷小顏俱音紂也

興皆固讓

官本無
皆字

俱音紂也